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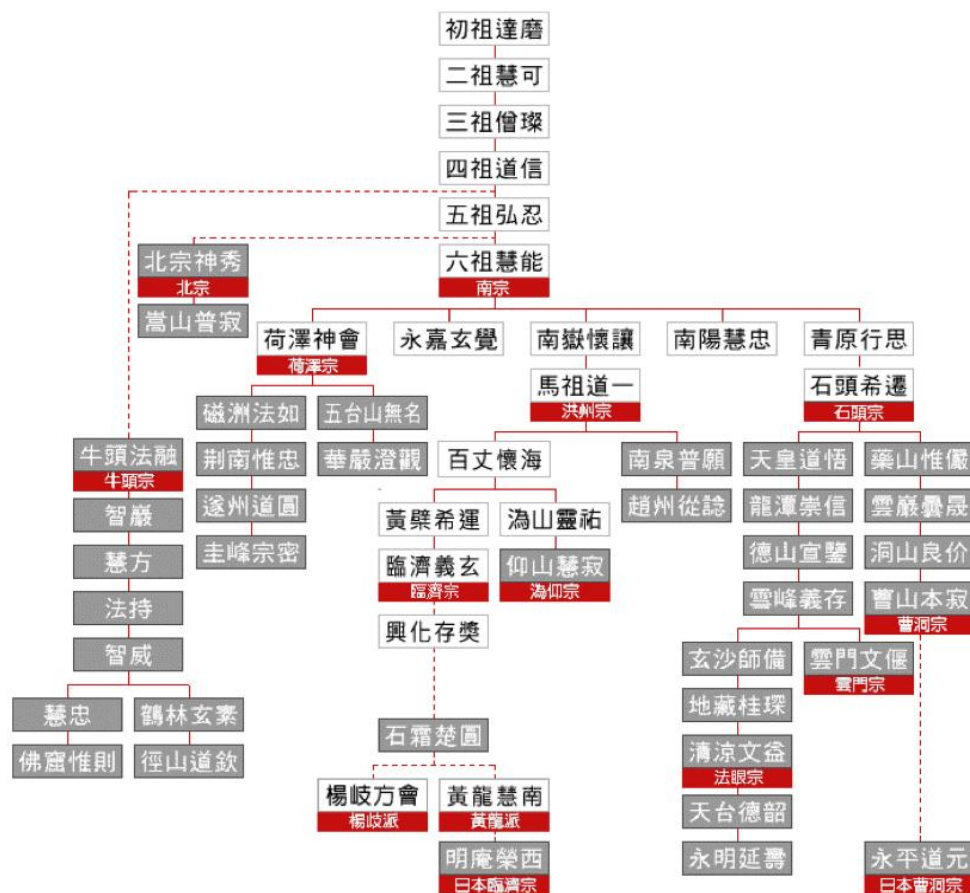
# 禪宗法脈19\_曹洞宗&金頂毘盧派

近藏法師2016年6月30日中午講於金佛聖寺五觀堂-華嚴法會期間

諸佛菩薩，上人，各位法師，各位居士：阿彌陀佛！

今天是介紹曹洞宗，這次的禪宗五家系列介紹的最後一個單元，就是曹洞宗。今天曹洞宗還是由近藏來跟各位介紹，我們一起討論。

前面是介紹臨濟宗，就是學會了這個自由式的游泳，現在曹洞宗要來學蛙式。什麼時候可以遊到花式，那就什麼時候可以起來這樣子。



那麼這個曹洞宗，大家在這張圖上面，這張圖也許大家已經看過了幾次，裡面就是詳略的說六祖惠能大師一花開五葉的一個情況。那麼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到就是我們這個五宗，從臨濟開始一直到今天最後的曹洞，都是從所謂的惠能大師南宗這個宗派所延續下來的。那麼相對於六祖惠能大師，就是當時同時在五

祖大師座下，要搶他衣鉢的這個神秀大師是首座和尚，他其實也是一個非常有修為的一個禪師，他也是弘化一方。從他傳下來的這個禪法，在禪宗裡面就稱之為北宗。

所謂的北宗跟南宗，當然也有就它度化眾生的這個地理位置而言，一個是在北方，一個是在南方；除了這個之外呢，所謂的北宗和南宗，它們其實是有一些不同的特色，這個特色我們可以從神秀大師跟惠能大師他們在牆上寫的那個偈頌，是可以看得出來。

現在把這個發言權交給你們，請問：大家記得神秀大師在牆上寫的偈頌的內容麼？

身是菩提樹，心是明鏡臺，  
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惹塵埃。

這個偈頌是很淺顯的，大家明白這個意思，所以五祖也是很讚歎這首偈頌，要當時座下的弟子按照這個偈頌來修行，將來也是會有很大成就的。

那麼惠能大師在牆上寫的這個偈頌，顯然又是從不同的一個著眼點來形容這個身跟心，大家記得嗎？

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，  
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

所以在南宗跟北宗，神秀大師跟惠能大師他們對於所謂身心，乃至整個萬物他們的一個見解，其實就發展出來他們的特色。北宗會比較強調所謂「時時勤拂拭」，強調的是一種漸修，漸次的修行，漸次的這種功夫。那麼南宗惠能大師傳下來的，他就是強調的所謂「本來無一物」，是所謂的一種頓法，是一種頓悟。所以北宗偏向漸修，南宗偏向頓悟，但事實上沒有南，也不會有北；沒有北，也不會有南；失去了南跟北，修行人其實是沒有辦法定位的。

所以這個對我們修行學習佛法的人來講，漸修的功夫固然是非常的重要，因為修行就像滴水在穿石，但是也要能夠有這種實相承擔的這種魄力。所謂的實相承擔，就是我們都要實相承擔，我們都有跟佛祖無二無別的這種真如自性，這個是可以開悟，人人是能夠成佛的，所以我們也要有這樣子實相承擔的這種自

信心。所以實相承擔在《六祖壇經》裡面，也就是六祖大師的開示說：「自性何其清淨，自性本自具足。」這樣描述了自性這種清淨跟具足是本有的，所以我們必須要實相承擔這個事實。如果不實相承擔這個事實，那漸修就沒有意義，就像沒有了南，北又怎麼可能存在呢？

我們可以看到，從南宗惠能大師傳下來的這五宗，其實都有要提醒或者點破他們座下的弟子，就是實相承擔這個事實——自性本來是清淨具足的這個事實，只是五家不同的手法、不同的手段，來提醒我們這個事實。

那麼我在這次的學習講法系列裡面，我個人是講臨濟和曹洞的，非常巧合的是臨濟跟曹洞都是從中國傳到了日本，所以在日本的禪宗裡面，同樣也有所謂的日本臨濟宗跟日本曹洞宗。那麼明天我想會用一點的時間來稍微提一下日本的曹洞宗，其實思想是延續的。

大家記得臨濟宗的宗風嗎？印象應該是非常深刻，火辣，又打、又罵那個手法是非常火辣。但是傳到日本的另外的曹洞宗，這個宗風又迥然有異，它其實是一種非常綿密的，不是胡亂洩露機鋒，不是這樣的所謂亂打亂罵這樣的鬥機鋒，所以他的家風其實是親切了許多。目的都是要能夠深究，都很徹底的明白所謂的心地，就是我們的自性。家風綿密，不是胡亂的洩露機鋒，言行相應，在曹洞的這個家風裡面，也是非常注重平常的生活上的一種實行。

大家可以看到投影上面說，雖然權開所謂的「開五位、三滲漏、三路」，這個就是所謂的曹洞在接引眾生的一個手法，這些其實是一個專有的名詞。那「開五位、三滲漏、三路」，目的都是要接上中下根的這種眾生的機宜。切忌不要多說，是要不言，實行為主。所以曹洞其實是一個非常注重實行的一個宗派。

像我們知道臨濟有所謂的「四料簡」，就是為了要鑒別眾生的根機，所以定了所謂的四料簡；然後還有「三玄要」，還有一個「四賓主」。那麼在曹洞裡面有所謂的五位，就是有君臣的五位，君跟臣或者是功勳五位。那麼下面最後這一行就是所謂的五位中的「正中偏，偏中正，正中來，兼中治，兼中到。」

那麼正跟偏呢，可以說正是所謂的君，偏是所謂的臣；再講得具體一點，正是所謂的理，偏是所謂的事；或者正是所謂的體，偏是所謂的用。所以回歸到《

華嚴經》上講的：「所謂的理法界，事法界，理事無礙法界，事事無礙法界。」其實橫說豎說講的都是一樣的東西。

所以在這邊就講，曹洞宗的教義是承接石頭希遷和尚的「即事而真」，也就是說在個別的事相上面是可以凸顯世界的本體，也就是可以凸顯佛性。

近育師在她介紹的單元裡面，有提到所謂的〈華嚴金獅子章〉，還記得賢首國師寫的〈華嚴金獅子章〉？賢首國師就用金獅子來為武則天很清楚的解釋了所謂什麼是理？什麼是事？什麼是理事無礙？什麼是事事無礙？即事就可用這個理，明這個理就即這個事。所以在金獅子身上的，不管金獅子的耳朵、金獅子的鼻子，在這個金獅子上面你都可以看到金的本體。不管它做成什麼樣子，它的本體就是金；離開了金，它就不是金獅子，它可能是銅篩子。所以離開了那個理，事也不能具足，但理必須在這個事上面去找。

所以在曹洞宗「開五位」的「正中偏、偏中正」，其實就是要學人明白事跟理的相互回互的這種關係。

所以也讓我們想起了近康師她在講法眼宗裡面提到，法眼文益禪師就批評當時禪宗的一個弊病，其中一個就是你不明自己這個宗派的「宗眼」在哪裡。所以曹洞宗的這個宗眼，他就是承接希遷和尚的「即事而真」這個宗眼下來；如果沒有承接這個宗眼，你要來接引學人，就是胡亂搞一通，不明白自己的家風、自己的那個在哪里，然後就隨便亂打機鋒。

所以從石頭希遷禪師的理事互回這個教義，開闡出來君臣五位；從理事體用的這種關係上說事理不二、體用無礙的這個道理，用這個宗眼來接引、鼓勵學人行解相應。所以曹洞宗就不像臨濟宗這種棒喝，它反而是用一種很踏實、很穩密的、很細密的這種垂教，一種教誨，來作為本宗的一個家風。所以我個人比較能夠接受這種方式。

所以今天就舉一段這個曹洞宗在接引眾生的案例。所謂這裡的師呢，就是曹洞宗的開山祖師洞山良价禪師。

良价禪師問出家人或者問他的弟子：「世間什麼東西最苦呢？」那麼弟子回答：「地獄最苦。」良价禪師說：「不是的。」然後弟子就問：「那師父您覺得什麼

最苦呢？」師父說：「在這個衣線下面，不明大事，這才是最苦的。」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師徒之間的這個對話，不是棒喝相加，就是一種垂教。禪師就是要告訴弟子，在這個世間上你不能夠明白生死的大事，不知道生從哪裡來，不知道死要去哪裡，這是最苦的事情。因為你去地獄還有出來的時候，可出來以後，你還是一樣糊塗不明白，那就很可憐了。

所以同樣的，「世間什麼東西最快樂？天堂最快樂？」「能夠了生死才是最快樂的。」因為去了天堂很快樂，他怎麼樣？他還有下來的時候。生死能夠自由，在天上不以為樂，下地獄不以為苦；因為你是自由的，來去是自由的。

好，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曹洞宗的洞山禪師。雖然是曹洞宗，但是所謂的曹是指弟子，也就是二祖本寂禪師。曹山是洞山的弟子，把師父這個字放在後面「曹洞」，那是因為洞山的家風是因為得到曹山的弟子本寂禪師才大大的開筵，所以把弟子的名字就放在前面，習慣稱之為曹洞宗。所以我們要記得師父是洞山，不是曹山。那麼首先知道良價禪師也就是洞山禪師，他是浙江人，但是弘法在江西，他在浙江出生。

那麼今天講他是雲巖曇晟禪師的法嗣，所以我們剛剛看的那一張圖表，他是直接承接雲巖禪師下面，但是他並不是一開始就直接去找雲巖禪師。在那之前，他先去找滄山老人。那麼為什麼去找滄山老人？是因為他前面的師父要他去找滄山老人。我們現在來看這段公案。

良價禪師在很小時候，在村裡跟一個出家師父，但有些文件上說是在私塾裡面讀書。這個我沒有仔細去查，總之很小的時候就跟這個佛經很有緣。他小的時候，就是我們講周歲要抓周，他抓周就是抓到一本佛經。

開始讀書以後，接觸了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當老師念到「無眼耳鼻舌身意」的時候，良價禪師就突然很疑惑的說：「無眼耳鼻舌身意？有啊！眼耳鼻舌身意都在這裡呀！」就摸著自己的眼睛鼻子。「為什麼佛經上說無眼耳鼻舌身意？」這位師父一聽以後就發現，這孩子他不是一般的平常孩子。

因為一般人聽了就算了，像我們大概也不會問這種問題，我們只會講為什麼要背經？為什麼要念經啊？但是這位禪師馬上就說：「為什麼無眼耳鼻舌身意？」

」就起了一個疑。那麼師父聽了以後就說：「你不會，我也教不了你，我不是你的老師，你的老師是另有高人，我沒有辦法指點你。」就把他介紹到當時在浙江的五洩山靈默禪師，他是馬祖道一禪師的弟子。良價禪師就去那個地方落發出家，二十一歲受具足戒，成為比丘。成為比丘以後，就開始四處遊方參學。首先他是去了安徽，來參訪南泉的普願禪師。

時間也快到了，那我現在問大家，為什麼佛經上要講「無眼耳鼻舌身意，無色聲香味觸法？」所謂的眼耳鼻舌身意，乃至外面的色聲香味觸法，其實它是四大的假合，我們知道的。它現在有，但它是虛妄的一種和合。所以這邊講的眼耳鼻舌身意，雖然是看得到的這個形相，但是這個相是虛妄的，它的性卻是真實的，是在我們的真如自性裡面；因為一念的無明，才依這個真起了這個妄，我們一直在這個虛妄的這個夢境裡面，認為我們真實的擁有這個眼耳鼻舌身意。所以《心經》裡面告訴我們「無眼耳鼻舌身意」，是要帶我們能夠去認識這個虛妄的相的背後那個真的性。

所以良價禪師就上鉤，他果然就被《心經》點醒了，就是「無眼耳鼻舌身意」讓他起了疑心，所以他開始要尋找所謂的這個真的性。

那麼良價禪師到了南泉在普願座下以後，其實南泉禪師也不是他的師父，但是也有非常特別的一段對話。當時南泉禪師，因為他是馬祖道一禪師的弟子嘛，所以馬祖道一忌日的時候就要來設齋，就像我們上人的涅槃日，我們就是要來辦這個傳供，來作為一種追思。

那麼南泉普願禪師就問：「今天我們替馬祖禪師設齋，不知道馬祖道一禪師會不會來應供？」那麼大家不知道怎麼回答，因為人都不在了。就像我們問：「上人會不會來？」良價禪師就很大方的、很有自信的從大眾中走出來：「有伴就會來。」南泉禪師一聽：「哇！這個後生仔真的不容易，將來是可以好好的雕琢雕琢的。」那麼良價禪師其實沒有接受這頂高帽子，他只是跟他說：「和尚你莫壓良為賤。」不要把這個良材當做很輕賤、很卑賤的東西。所以他並不在意這樣子的一種讚歎。離開南泉以後，就繼續參湖南瀉山靈佑禪師。所以每年上人的追思法會「有伴上人就會來」，只是我們能不能承擔這個事實。良價禪師當時年紀輕輕的就明白這個道理，「有伴馬祖道一禪師就會來。」

之後參滄山靈佑禪師，其實在他們之間，還是之後遇到雲巖禪師，都是針對這個所謂的「無情說法」，做了一段蠻長的、詳細的一種對話。我們可以看到良價禪師在他尋師訪道的過程裡面，他沒有被打，他也沒有被丟到水裡面，他遇到的師父都是很殷切的來這樣子來跟他解釋。所以我相信也會影響到他日後接引眾生的這種方法，也是同樣的非常的綿密、非常的殷切。

明天我們會繼續講完這段「無情說法」的這個公案，也就是良價禪師開悟的這個因緣。之後，我們可以講一講曹洞宗從洞山良價禪師之後，他的這些弟子繼續把家風發揚光大，一直傳到了日本。所以在日本裡面講到這個曹洞宗，他們就是講四個字「只管打坐」，雖然很簡單，但不容易。

現在大家就只管結齋，等一下只管誦經，「有伴就來」。我們今天在這裡結束。

阿彌陀佛！